



张謇是一方风水

◆卞毓方



张謇很快就溜回了南通老家——多亏这一溜，否则，我眼前这个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交叉道口，不会耸起他的铜塑，而我，此刻亦不会在他的光与影内徘徊——为什么说溜呢？因为，他要是直接辞官，皇上肯定不准，上司也不能接受。这时，恰逢老父病危，他便以探亲为名，急急离开京城。到家后，才知道老父已经过世。按惯例，他又请了三年长假，一边守着丁忧，一边干自己真正想干的事。

三年期满，张謇又找理由续假。续假期满，不得已返回京城。正式复职后的第二天，他又请假。这是一八九八年的盛夏，“维新派”闹得轰轰烈烈而又危机四伏的当口。作为一个血性文人，他为康梁们的变法欢欣，奔走，但很快就归于失望。真的，与其向顽石中苦苦寻觅脆弱的生命，不如把目光投向外部生动的世界。

张謇南归，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下海。冲出京城浮荣虚誉的包围，立刻就感到外面的世界广阔而精彩——飞船脱离地心引力的刹那难免失重，赢得的却是令上帝也额手称庆的进步。那么，张謇下海后究竟都折腾了一些什么呢？在老家南通和海门，他建成了包括农、工、商、运输、银行、兼及教育的宏大体系。其中，轰动当时而又泽被后世的，大体有三个方面：创立大生纱厂；组建垦牧公司；兴办师范学校和中小学堂。创办纱厂旨在振兴民族实业，组建垦牧公司既是为了开辟纱厂的原料基地，也是为了解决濒海地区无地农民的生计，兴教办学则是为了从根本上培养富国强民的人才。归总一句话，就是要“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张謇坦言，以上作为，“不敢惊天动地，但求经天纬地”；不敢指望它立竿见影，疗救古国千年沉痾，但求“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之遥”。

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张謇确实有思想。思想不是祭台上的供果，不是星级饭店大厅里的盆景，不是长街通衢抛着媚眼的霓虹，思想是青梅煮酒纵论英雄之冷不丁自天外炸响的一声惊雷，是深埋千年一经掘出依然寒光闪闪、吹毛可断的宝剑，是茫茫太空无影无形、无踪无迹而又无边弗届、无处不在的电波。最深刻的思想总带有最彻底的爆炸性、进攻性、扩散性。张謇拿他的思想在通州乃至苏北大地掘出了一派新局面，在历代文曲星的花牌间别树一帜一面光帜。他或许还不完善，他肯定还不完善。既然有资料说，本世纪初叶人们的宇宙观，比今天要大一百倍，那么，我们就应该体认张謇的局限，他的思想，毕竟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母体的污血。但它红光灼灼，高悬天际。他让从唐太宗起就精心策划的，让



吾生也晚，张謇等不及我眼底的流云，我也抓不着他飘然远去的衣袂。然而，毕竟有缘，还在依偎在老人膝下，听解学士、唐伯虎一类故事的稚年，我就熟读南通张状元了。把张謇引入我的视野的，是我那位乡村知识分子的祖父。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我祖上的籍贯。按我手头保存的一份家谱，我的远祖，原本生活在江南苏州。明朝初年，遭逢洪武帝的“阖门赶散”（十五世纪的“上山下乡”），迁徙到盐城南乡。而后就在当地蕃衍生息。明清两朝，族内出过不少读书人。最显达的，是进士。到我曾祖的前几辈，又移居到阜宁东沟、陈良。书香虽然未断，进学出仕的却无。曾祖本人，据说是“乡董”，家道还算殷实，倘若按照五十年代的阶级成分划线，应该圈为地主。不幸的是（对我们后世子孙，也许是万幸），大约在二十年代中期，曾祖家里挨了土匪一次“扒”（即抢劫），不久，又遭了一把大火，这就穷下来了。

接下来谈我的祖父。他老人家生于一八八六年，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早年读书，青壮务农。起先家境宽裕的时候，日子就这般熙熙和和、从容不迫地流去。生计转为窘迫，那感觉就不一样了。作为长子，他自然要肩起重振家业的重担。理想是一种能量，贫穷也是一种能量，并且是比理想更为急迫的能量。苏北地区的人，尤其是盐城、阜宁、淮安一带的人，以前为贫穷的鞭子抽赶，一个最大胆的腾挪，就是远跑上海——就像现今的川人、湘人远跑广州、深圳——跑去上海后干什么？多半是在码头充任扛棒苦力。我父我母，也曾被卷进南下的民工潮，在“十里洋场”谋生。然而，我的祖父，却掉头向东，闯荡正在垦荒中的“东海”（阜宁人把濒临黄海的滩涂地区叫做东海）。与其去繁华中海金，不如去荒凉中掘金。青年时代的祖父，也作了一次大气磅礴的抉择。

那时地图上还没有我现在的故乡射阳——射阳县是一九四二年才从盐城、阜宁两县析置的——早先这里基本上是

卞毓方，男，1944年生于江苏，祖籍阜宁，后移居射阳。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系专业。社会活动家，教授，作家。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文学硕士。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5年以来致力于散文创作。他的作品或如天马行空、大气磅礴，或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其风格如黄钟大吕，熔神奇、瑰丽、峭峻于一炉，长歌当啸，独树一帜，颇受读者喜爱。

按语：在上海出席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后，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苏考察调研。

11月12日下午，正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了解张謇兴办实业救国、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情况。

习近平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的事迹很有教育意义，要把这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更多人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受到教育，坚定“四个自信”。



阳光从头顶白花花、明晃晃地喷洒下来，仿佛蓝天无穷无尽的诉说。它泼泻在田野，溅落在房屋，激射在河流。它沐浴着、抚慰着大地全部敏感的神经。有一刹那，它刺痛了我的睫毛，连同睫毛森严拱卫下的瞳孔。因为你不得不仰起头，眯了眼，打量矗立于大道中央的这位状元——张謇的铜塑。紫褐色的身姿挺拔在两米多高的大理石座，那起点就攒足了气势。太阳的光芒聚焦在他的圆颅、方肩，飞弹出一派银色的光辉。张謇一手拄了文明棍，一手插在大篷的口袋，气定神闲，漠然远视——如果乡人不说，我会当他是孙中山，或是康嘉庚，反正他们生活的背景相近，衣着神态也八九差不离。凝视着眼前巍然昂然的景观我忽然证悟：人性在于狎小媚大。即拿张謇的这副造型来说吧，倘若高不及尺，恐只宜置于案头清赏；即使高与人齐，搁在蓝天大野，也是寻常又寻常，甚至有点儿显得滑稽；而一旦耸出人本身一丈，立时便令凡夫俗子肃然起敬；如果再往高里耸出若干丈若干呢，世人就会高山仰止，低徊流连而不忍遽去。

我在张謇的铜塑前沉思了个把时辰，想要离开挪不了步——你无法从他的目光中逃避。这是因为，他唤醒了关于“根”的一连串记忆，以及帮我重新扫描知识阶层在新一轮世纪之交的多元光谱。

